奩史

奩史卷二

東吳王初桐于陽纂述
揚州阮　元芸臺閱定

夫婦門二

夫

古樂府藁砧今何在藁砧䂞也謂夫也 葛常之詩話

竇滔妻蘇蕙曰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則妻稱夫亦可曰佳人也 天香樓偶得

河南婦被虜姑與夫行求數年得之婦已妻千戶某饒於財視夫姑若途人會有旨凡婦人被虜許銀贖

敢匿者死某懼罪亟遣婦婦堅不行夫姑留以俟婦問其室弗與通遂號慟頓絕而去行未百步青天無雲而雷囘視婦已震死　冬夜箋記

遼東遊擊將軍王冀一日視事囘太夫人尚寢侍問何故此時未興太夫人曰我欲不言我心不安言之則傷汝心吾幼與汝父在軍中爲王父掠來我娠汝八月矣時王父爲帥遼陽置吾後室巳而生汝王父妾媵雖衆然無子女因以爲巳子王父亡汝長遂襲其官汝實趙某子也汝父離散幾四十年吾昨出廳見牧馬老卒彷彿汝父也欲呼問其來歷因不曾與

汝說知此情故未問及汝可呼來問其端的則是非可知也王呼老卒詰之卒歷告正統初攜妻自濟南衛來戍於此妻某氏方有娠爲遼陽將官逼去至今四十餘年不知妻子消息因淚下如雨王起告其母母出相持慟哭仆地王亦悲切不勝乃請入廳更衣子女參拜次日上疏備陳其故乞辭位歸於王氏自補趙氏軍伍朝廷嘉其孝義俾仍原職復姓趙氏梨洲野乘

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戍經年不歸女家更强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所在夫徑至墓開棺女遂

活因與俱歸後婚鬪知詣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　搜神記

淮節婦者年少美色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販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爲證既溺里人佯救其屍錄其行橐歸付其母奉其母如已母母感里人之恩義以婦嫁之夫婦歡睦生男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覩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里人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竟何能此其所以笑也婦何里人出即訴於官鞫罪行法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

二夫何以生爲遂赴淮而死 蓼花洲閒錄

史某與一友爲伙計史妻美友心圖之同商於外溺史水中求其妻爲配生二子一日驟雨積潦滿庭一蝦蟆避水上階其子戲以杖抵之落水後夫云史某死時亦如是妻問故乃知後夫圖之也翌日後夫出即殺二子走訴於朝高皇賞其烈置後夫於法而旌異之傳奇爲作蝦蟆傳 快雪堂漫錄

羽林郎云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 古樂府

孫天開家貧妻欲離異孫聽之未幾聯捷妻乃偕後夫至願鬻身爲奴孫不許妻愧恨而死 觚賸

燕人李季遠出其妻私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 韓非子

李迥秀爲母出詬婦而晚爲張阿藏私夫 宛委餘編

無恒有妾曰善依蓄私夫以生子 續侍兒小名錄

劉喜嘗出經年妻與一富人子私通夫歸紿語妻曰汝之前事吾盡知之吾不能默默受辱於人又不忍問兩情之好汝能令富人子以百金餉我我則使汝

詐爲得病而死者載以凶器而送諸野子夜則潛往舁之如是庶可以滅口妻以爲然因進百金托以疾逝夫乃納妻於棺膠以大釘縱火焚之 遯齋閒覽

南詔處子出入不禁嫁娶之夕私夫悉來相送 蠻書

丁外人非名言是蓋王之外夫也 日知錄

昔有愚人之婦私通旁夫欲隨之去密語隣母云我去後汝可齎一死婦屍安著室中謂我已死隣母如教夫信之婦後心厭旁夫還家謂夫曰我是汝妻夫言我婦死久矣言之再三終不信 百喻經

兩浙婦人皆好事服飾口腹而恥營生小民有不能

供其費者從其私通謂之貼夫 雞肋

吐火國男多女少婦人有五夫者則首戴五角有十夫者則首戴十角 夷俗考

光武欲以湖陽公主嫁宋宏試問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宏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 後漢書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於卿稱意否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聞古不易妻仁也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隋唐嘉話

鄒孟霞喪妻何氏誓不更娶夜攜兩兒並臥儼若寡

女當事匾其門曰義夫四明志

戴大賓及第劉僅欲招爲壻戴執義不從登科錄竟刋妻姓氏玉堂叢語

劉以平初聘闞處士長女未娶而女病廢及婚乃以次女行合巹之夕以平疑其無病容詰之媒以實告以平悵然曰吾聘者病女也棄之不義且恐速其死然次女已歸吾家無復還理即室吾弟以寬可也更迎病女女果泣涕求死親迎後病遂愈兄弟同日畢姻隴蜀餘聞

孟光擇對不嫁父母問之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

聞而聘之始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光跽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與俱隱深山綺縞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喜曰此眞鴻妻也 後漢書

暗歡喜新婦見郎君美貌 蘇軾雜纂三續

毘陵成郎中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催粧詩成乃操筆大書云一牀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 高齋漫錄

柳州曹泰年九十娶少妻生子日中無影 耳目記

盧校書象年暮娶妻崔氏結褵後微有嫌色象詩賦詩崔口占曰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 女史

豐城有七十翁生子翁之妻纔三十東坡詩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稀年 邇齋閒覽

陳修登第年七十三尙未娶高宗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 鶴林玉露

孫明復年五十髮皓白故相李文正公高其德妻之

以女其女克盡婦道 澠水燕談錄

郭氏少孤事母張孝及笄富貴家爭求聘張不許時王德政教授里中年老貌陋張欲納爲壻使教其二子郭慨然願順母志旣婚相敬如賓 大名府志

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起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見史記又起使其妻織組而不中度起大怒出其妻見韓非子合而觀之爲起妻者不亦難哉 宛委餘編

袁隗欲爲從女求壻見黃允而嘆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請姑曰今當見棄方與

黃氏長辭乞一會宗屬以展言去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二百餘人婦坐中閨數允穢惡事十五章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續漢書

朱浮爲彭寵所攻恐不脫乃刺其妻僅以身走 漢書

竇元儀狀絕衆天子詔以公主妻之竇時已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婦與訣而詔已召竇成婚 三輔决錄

鍾繇嬖庶子會之母黜其嫡夫人文帝命繇復之繇恚忿飡椒致噤帝乃止 魏氏春秋同異

桓範爲冀州牧屬鎭北將軍呂昭範謂妻曰我不能爲呂子受屈妻曰君前在東座欲擅斬徐州衆人謂

君難爲下今羞爲呂屈難爲上也範怒以刀環擊妻傷胎死 魚豢典畧

劉毅虐御其妻妻有過立杖之又嘗以覆搏妻 六古

王宋者平虜將軍劉勳妻也入門三十餘年後勳悅山陽司馬氏女以宋無子出之 詩女史

王定保及第吳子華侍郎爵爲婿子華即世定保㕁游湖湘無北歸意吳假緇服自長安來訪其良人自于馬武穆王令引見定保吳隔簾誚之曰先侍郎重先輩名行俾妾侍箕帚侍郎歿處先輩以妾改適是以不遠千里來明侍郎之志定保不勝慚赧 郡閣雅談

俗有夫出未返而納婦者謂之占婦房　劍南詩藁

羅公彥遊金陵見一少婦哭墓淚并靚妝姿態絕美公彥詢其從者曰此婦新寡辭其夫墓歸將適人耳公彥覘其執柯索価甚廉事成婦夜至花燭既散婦見其姿容韶秀又富於橐裝咥嘆良久公彥詢之再四曰妾本非新寡執柯者即妾之夫也不事生業每以妾紿遠方人明晨必來逞其無賴君若乘夜遁去彼亦無如之何矣公彥即如言遣去明晨夫至見晃空室怏怏而去　見聞錄

專諸將與人鬬有萬夫不當之氣其妻一呼即還子

胥怪問之專諸曰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 吳越春秋

賈充娶李氏名婉生二女褒裕荃裕李氏父被誅李坐流徙充復娶郭女名槐妬甚李氏會赦得還帝詔充置左右夫人充謙不敢當其實畏槐也 小名錄

石尗肇娉劉典兄女為妻篤甚懼之每入門稱阿劉敎可爾不可爾時人以為嗤謠 趙書

謝朓為王敬則壻曾告敬則其女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拜吏部謙挹尤甚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懃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 齊書

劉綱與妻樊夫人將飛昇妻令綱昇皂莢樹數丈方

能飛今俗稱畏內者曰上皂莢樹 丹鉛總錄

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嘗言人妻有可畏者三少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妝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耶 本事詩

任瓌酷怕妻嘗曰婦當怕者三初娶時端嚴如菩薩豈有人不怕菩薩耶既生兒女如養兒大蟲豈有人不怕大蟲耶年老面皺如鳩盤荼鬼豈有人不怕鬼耶 御史臺記

趙爲山偏眷牙娘謂之郡君爲山內子甚明悟爲山頗憚之親姻中有聞爲山屬意牙娘者或以告其內子爲山歸內子謂曰今日顏色悅甚應是見郡君也爲山無言以答亦不敢詰其言之所來 北里志

朱全忠夫人張氏多智畧全忠敬憚之軍府事時與謀議或將兵到中途夫人以爲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返 資治通鑑

李大壯畏服小君萬一不遵號令則叱令正坐爲綰圖髻中安燈火大壯屏氣定體如枯木土偶人謔目之曰補闕燈檠 清異錄

康凝畏妻妻嘗病求烏雞爲藥而積雪未消難以網
捕妻大怒欲加捶楚凝畏懼涉泥出郊用粒食引致
僅獲一枚劉尙賢戲之曰聖人以鳳凰來儀爲瑞君
獲此免禍可謂黑鳳凰矣 啓顏錄

厔戴畏內特甚欲出則謁假於細君細君滴水於地
曰不乾須歸若去遠則燃香印掐至某所以爲還家
之驗因筵聚方三行酒戴欲逃逝朋友譁曰厔君恐
砌水隱形香印過界耳是當罰也吾徒人撰新句一
聯勸請酒一盞衆以爲善乃俱起一人捧甌吟曰解
染香三令能遮水五申逼戴飮盡別云細彈防事水

短爇滅時香別云戰兢思水約餉劍赴香期別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別云命緊迻巡水時堂決定香戢速沃六七巨觥吐嘔淋漓既上馬猝謀曰若夫人怪邀但道被水香勸盞留住記室新書

陳季常妻柳氏絕兇妬東坡詩云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獅子指柳氏也調謔編　尤艮齋曰今俗演獅吼記名三怕

揚州太守仲端畏妻不敢延客謝廷皓謁之坐久甚饑端入內袖聚香圓啗之揚州事迹

李福妻妬忌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者福意欲私之

而未果因蠋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來報我既
而果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即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
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為
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福即若不可忍狀裴以童
溺進之明將校來問福具告之因曰一事無成固當
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 避暑漫抄

安鴻漸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孺人呼入繐幕詬之
曰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須見淚
漸來日以寬巾納濕置於額大叩其顙而慟其孺人
又呼入問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對曰豈不聞自古

云水出尚原開者大笑　拊掌錄

秦檜畏內妾嘗孕妻逐之生子爲林氏子　齊東野語

馮大夫懼內其夫人宋氏或謂之曰無若宋人然馮曰是爲馮婦也　冒夢齡龙語

或論三綱之義夫爲妻綱宜無有夫畏妻者祝理美曰凡男命皆起於寅寅純木之精也女命皆起於申申純金之精也未有木而不畏金者也又男道主火女道主水未有火而不畏水者也況陽能發育主生陰能收斂主殺未有不樂生而畏死者也此懼內之理鮮有知者　東谷贅言

夫爲夫者耽少姿入巧言蜚語之間夜以繼日鍾愛紐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倒如鉗銜口噤不得辭如絡首頭癡不得動如桎梏彼身束縛困繫不得自由而至寒熱饑飽在彼不在我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使爲不信惟命使爲不義惟命使爲不忠惟命使爲不慈惟命使躬行夷狄犬彘之所不爲惟命極口罵辱焉迎以笑嬉盡力洪捷焉迎稱罪過數以犯再拜謝之役以事俛首辦之曰祇吾存諾而趨日吾存使蹤而從上下不知有親知有吾妻而已下不省有幼省有吾妻而已由是有家則妻損其家有國則

妻擅其國有天下則妻指揮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映簾守一州則夫人並坐論道經邦則于飛對理內殿而粉黛判賞罰裙襦執生殺矣 黑心符

蒼吾繞娶妻而美讓與其兄非禮之讓也 家語

烏滸國人娶妻美則讓其兄 後漢書

昔有三男子共娶一女生四子後爭訟廷尉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四子還母尸三男於市 傅子

滑國兄弟共妻 杜氏通典

西藏俗一家弟兄三四人或娶一妻其婦人能合三四弟兄同居者人皆稱美以其能治家 衛藏圖識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通室易妻也 左傳

許邁好道遣妻孫氏還家爲書以謝絶之孫氏爲書荅邁曰昔梁生游嶺孟光是攜蕭史登臺秦女不[illegible]衛人修義夫妻同行老萊逃名伉儷俱逝豈非古人嘉遯之舉邁不納 金蟬脫殼

唐李度支蓄妓陶芳而棄妻有勅停官 藏一話腴

令狐建妻李寶臣女也建將棄之誣與門下郭士倫通榜殺士倫而棄其妻 六帖

崔顥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 唐書

裴章娶妻李氏年四十餘章棄之於洛別有所牽李

氏衣褐髽髻讀佛書蔬食而生魂訴於上章後自以刃剸腹而死 南部新書

沈廷端棄妻入道 郡閣雅談

王純齋送其妻歸家而自爲道士 金華遊錄

史癡娶妻甚美遣之別嫁佯狂行乞於市 觚賸

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家語後序

曾參事後母至孝其妻蒸藜不熟出之 家語

禮記檀弓曾子父子俱出妻然顏氏家訓有云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遂終身不

娶恐別有據 宛委餘編

孟子惡敗而出妻惡敗惡其敗德 荀子注

梁叔魚三十無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年四十有子五人恐子晩出耳非妻之過也 六帖

鮑永妻嘗母前叱狗永即去其妻 蟬史

李充兄弟六人充妻勸異居充遂出其妻 東觀漢記

陶邱氏取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令復相愛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引見女壻女壻既歸而遣婦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年德已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婦老後亦必如是是以遣 邯鄲氏笑林

黃允出妻夏侯氏曰婦人見棄當分釵斷帶 後漢書

李迥秀妻罵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 夷門廣牘

嚴灌夫娶慎氏十年無子乃出之慎氏爲詩以別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灌夫留如初 雲溪友議

章元弼娶陳氏甚端麗元弼貌陋嗜學初得眉山集夜觀忘寢陳氏有言求去元弼出之 修潔齋閒筆

王荆公子雱爲太常寺太祝與妻寵氏日相鬥鬨荆公念婦無罪欲離異之恐其被惡聲遂與擇婿而嫁之荆公門人工部員外郎侯叔獻死其妻魏氏悍甚

不肅荆公妻逐之京師諺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東軒筆錄

官本雜劇段數有王崇道休妻武林舊事

古人以去婦爲大歸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王某與與鍾元常書近聞室人孫氏大歸曷爲離拆以至歸而不反乎今世俗歸寧曰大歸不祥莫甚韜記

漢書蒯通傳婦與里母相善其姑見疑盜肉去之母即束縕取火於亡肉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以之姑乃追去婦盎用韓非子人有亡其豚肩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媪聞之束藁而詣之曰昨夜狗爭骨須

火以燭之主人悟乃歸婦 野客叢書

王吉東家有大棗樹垂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知之即去婦東家欲伐樹鄰里共請吉還婦里中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兩漢筆記

劉介繼娶妻美豔張綵欲奪之乃問介我有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敢謝諾介默然不敢對少頃舁夫至強與歸矣 史實錄亦見續筆乘

奩史卷三

東吳王初桐于陽纂述

登州王燕緒詒堂校刊

夫婦門三

妻

陳質娶妻而長拜之 孟子注疏

內子者卿之嫡妻 讀書雜鈔

東方朔拔劍割肉歸遺細君師古曰細小也朔自比諸侯故謂其妻曰細君 漢書注

夢得新銚者當娶好婦也 夢書

漢書昌邑王賀妻曰嚴羅紨紨音敷 海鑫編

習鑿齒與謝安石書云匈奴名妾爲閼氏言可愛如烟支也按史記漢書謂單于正妻曰閼氏猶中國言皇后耳並非妾名且謂色象烟支便以立稱則單于女謂之居次復比何物 匡謬正俗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 西溪叢話

古人稱妻曰鄉里今會稽人曰家里 敖器之詩話

俗語云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

妻也 白氏金鎖

王綽兄弟皆呼婦爲妹妹 北齊書

安國王每聽政與妻相對 太平御覽

北堂謂妻也今皆作母事 羅點聞見錄

流求國呼妻曰多快茶 隋書

西番呼贊普之妻曰末蒙 唐國史補

回鶻妻號天公主 五代史

雞林方言妻曰漢吟自稱其妻曰細婢 雞林類事

西原蠻洞主娶數妻皆號媚娘 夷俗考

漢市語謂妻曰渾家金人稱妻曰薩那罕 諤崖脞說

士人正妻曰耐德 貴州通志

王渾後妻顏氏女王時爲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荅拜觀者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荅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荅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爲之拜謂之顏妾顏氏恥之 世說新語

鄭休前妻所遺一女方幼又休父布臨終生子沈遺言必棄之繼妻石氏曰奈何使舅乞不存乎遂養沈及前妻女以力不兼舉九年中三不舉子 晉書

司空鄭袤卒議者以袤前妻孫氏久喪難祔其繼妻曹氏曰孫氏元配卿當從葬可使孤魂無依乎于是

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
禮聞者莫不嘆息 晉陽秋
百里奚爲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浣婦自言知音援琴
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
富貴忘我爲問之乃故妻也遂復合 風俗通
後漢竇元形貌絕異天子使出其妻而以公主妻之
故妻悲怨寄書及歌與元時人憐之其歌曰煢煢白
兎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詩紀
魏尚書令王肅先仕齊娶謝氏女及至洛復尚陳留
公主謝氏爲尼來奔作五言詩贈肅曰本爲箔上蠶

今作機中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蕭答謝云針是貫線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蕭甚愧焉遂造正覺寺以憩之 洛陽伽藍記

楊二郎泛海墜水抱木漂至鬼國見一婦人若最尊者稱爲鬼國母問楊曰願住此否楊曰願住即命小鬟爲治一室結爲夫婦居二載飲食起居與世間無異嘗有真仙邀迎國母母必往一日楊請侍行飄然履空如躡烟雲至一館宇盤餚豐潔鬼母導楊伏于卓幃下戒以勿動移時聞人哭聲蓋其妻也楊出與之妻驚泣曰汝没于大海久矣今夕除靈故追薦何

得如此棲具道曲折方知元不曾死然鬼物在外招喚不復敢相近少頃寂然 夷堅志

李將軍言部曲嘗掠人妻既數年擕之南征值其故夫一見慟絕問其夫已納新婦則兵之故妻也四人皆大哭各反其妻而去 愚山詩集

乾隆丙子承城歲荒有顧四者鬻妻嫁虹縣孫某生一女次年歲豐顧又娶後妻生子成幼遠出傭工流轉至虹縣贅孫姓家兩年妻父歿成無所依攜其妻并妻母回承城顧四出見兒之岳母已之故妻也時顧後妻先一月歿遂為夫婦如初 新齊諧

王毛仲有兩妻皆國色 六帖

安重榮立二嫡妻彭城郡夫人劉氏封晉國夫人南陽郡夫人韓氏封陳國夫人 五代史

三婦同夫志不相思 焦氏易林

衛靈公有妻三人 莊子

魏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時劉芳孫女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妻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由意 北齊書

倭國女人不淫不妬大人皆有四五妻 後漢書

裸形蠻女多男少或十妻或五妻共一丈夫内掖志

八百媳婦傳其土酋有妻八百故以爲名肖鄰織志

南詔有妻妾數百人總謂之詔佐蠻書

漢書外婦服虔曰外人主之所幸也日知錄

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或攘羊遺之妻叔姬勸令勉受且求容羊舌子曰爲二子烹之叔姬曰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姓源珠璣

公孫去病妻戴氏久無子謂夫曰禮有七出請受訣夫不許又曰當更廣室夫亦不肯及夫亡遂操刀割鼻誓不嫁古今列女傳

袁隗妻馬倫是融之女少有才辨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初成禮隗謂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 謝承後漢書

袁隗以女妻張奉送女奢麗婦入門數年奉住精舍有如路人其妻待奉入朝乃徑前跪曰家公年老不以淩煩陋使侍君巾櫛自知不副雅操君如欲執梁鴻之高節妾當懷孟光之微志乃悉徹嫁時衣物著縵帛執紡具奉始納之 華嶠後漢書

皇甫規卒妻年盛色美董卓娉之乃輕服詣卓門陳

請辭甚酸愴卓使侍者拔刀圍之曰孤之威教欲令
四海風靡何有不行于一婦人乎妻乃立罵曰君羌
胡之種妻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爲漢忠臣君親
非其走吏乎敢欲行非禮于爾君夫人卓撲殺之後
人圖畫之曰禮宗 後漢書

王霸友令狐子伯有兒爲郡功曹遣奉書于霸容服
甚光霸顧視其子有慚色妻曰子伯之貴孰與君之
高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耶 兩漢雋言

周都妻趙宗女字阿少閑于婦道而都多行無禮都
父謂阿少曰當以道匡夫阿少退曰我言不用必謂

我不奉教若用兄謂子違父而從婦乃自殺漢世說

黃帛張貞妻也貞覆船死帛往沒處投水中積十四日持夫手浮出華陽國志與此同　水經注引益部耆舊傳誤以貞爲員

高柔婿泰山胡母氏女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營宅于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後起冠軍將軍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世說注

丹陽守李衡每欲治家妻習氏輒不聽曰人患無德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佳耳女世說

恭穆夫人馬氏年逾三十無子乃請文穆王納諸姬

皆生子既長夫人均養之常置銀鹿于帳前坐羣兒于上而弄之喜動顏色吳越備史

刺史高畝爲默啜所執默啜曰降我賜汝官不降且死畝視妻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官安足榮賊乃殺之唐書

趙昂子月質于馬超會超叛昂討之語妻王氏曰奈月何王氏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敝帚軒剩語

韋雍被刼雍妻蕭氏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氏呼曰我苟生無益願死君前遂自殺藁苑

吳曦據蜀降金興州將李好義謀討之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馬氏叱之曰若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李家門戸馬氏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爲壯夫死爲英鬼好義喜曰婦女尚爾我輩如何 丁卯實編

畢氏中歲無子然與妻極恩愛不忍置妾醉後與妻遇妻陰以侍婢代已即有娠既産子妻具以實告乃納而試之明年又産子 鈞元

春雨過春城春庭春草生春閨動春思春樹叫春鶯此李丞婦顧三娘詩也顧蔚有才華尤嫻女則母臯

甯淑人絕愛憐之所遺貲裝奇服不下數千金而李多外嬖不軌於物數年揮斥殆盡顧視之泊如也葛帔練裙讀書不輟絕未嘗有自憐之容梅花草堂筆談少室山房筆叢日崑山顧茂儉之妹嫁孫愈寇家爲婦甚有才情春日詩云云可置玉臺新詠中

少師費宏之女嫁宜興吳尚書子賢不見答有詩寄少師云染淚裁詩寄老親洞房孤負十年春西江不是無門第錯認荆溪薄倖人吟堂博笑集

天軍次洪州有卒掠一婦人頗有姿色置于兵幕之下每欲逼之云自有伉儷不能負也交臂叠膝俯地而坐軍人怒許其斷頭剖心終不能犯以非禮主帥

聞而憫之使送還本家茅亭客話

吳奎之妻張氏初時賊兵至門見氏姿容美麗逼之氏急伏水故向後處賊去氏復起往尋其夫道險人稠無從相覓歸廬獨自掩門已有預入者強淫之無計爲拒也賊寢熟遂聞叩門聲心知夫歸也潛啓以入遂與其夫共以力刺賊死拾賊貨物以逃俟有深井妻謂今得死所矣奎力阻之泣曰妾已失節奈何覥顏偷生乎投井死古虞燕集

郭六淮鎮農家婦也雍正間歲大饑其夫遠出乞食瀕行對婦稽顙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婦故有姿

里少年瞰其乏食以金錢挑之皆不應惟以女工養翁姑旣而不能贍則集隣里叩首曰我夫以父母托我今力竭矣不別作計當俱死耳鄰里能助我則乞助不能助則我且賣花毋笑我鄰里徐散去乃慟哭白翁姑公然與蕩子游陰蓄夜合之資又置一女子然防閑甚嚴不使外人覿其面或謂是將邀重價也越三載其夫歸卽與見翁姑曰父母併在今還汝又引置女見其夫曰我身已汚不能忍恥再對汝已爲汝別娶一婦今亦付汝夫駭愕未答則曰且爲汝辦餐自往厨下 自刎矣 溧陽翁夏錄

瞽叟使舜完廩舜告堯二女二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後瞽叟使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兪汝衣裳龍工往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 王粹曰亦見金樓子

陶答子相陶其政不修而家益富其妻抱子而泣姑問泣何也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十日不下欲以澤毛衣而成文章也故有威而遠害今夫子反是禍將至矣期年而答子見誅 列女傳

田延年以霍光廢昌邑王議報楊敞敞驚懼汗洽敞夫人謂敞曰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

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先死誅矣乃與延年謀請奉大將軍教 沈氏學弢

劉楷爲交州與垣曇深同行曇深道卒妻鄭猷英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鎭甚有容德白膚氷霜居一年私裝了求歸楷以去鄉萬里不許猷英曰垣氏羈魂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遂間關至鄉葬訖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 竹書齋擷書

李衡守丹陽數以法繩琊琊王孫休休立衡欲奔魏妻習氏曰不可君數作無禮又猜嫌逃奔以此北歸

何面目見中國人乎且上素好善慕名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顧求受誅當逆見優容非但活也衡從之果無患又加秩 資治通鑑

山濤與嵇康阮籍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曰負羈之妻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夜穿墉視之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止當以識度相友耳 世說新語

許允爲吏部帝疑之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入而出喜謂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于此何免之有 魏氏春秋

許允被收舉家號哭妻阮氏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郭子

許允爲司馬師所誅門生走告妻阮氏曰早知爾爾門生欲藏其二子曰無預兒事詢芻錄

柳世隆起兵應宋明帝兵敗逃匿孔道存購之甚亟有軍人貌似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閻並縶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歇而妻閻號叫更甚密謂郭曰今若減悲便爲人覺復當增號以滅之世隆竟免畫眉筆談

李翼兄中書令豐謀廢大將軍司馬師翼妻荀氏謂

曰中書事發可早赴吳何爲坐待死亾左右可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荀曰君居大州不知可與同生死者去亦不免遂及禍 燕中隨筆

梁衡陽王蕭暢卒葬將引柩有聲議者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公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乃止 晤玉集

朱有謙有功于唐莊宗信伶人景進之誣遣夏魯奇族其家有謙妻張氏入室取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語魯奇亦爲慙 闇然堂類纂

上林令侯敞素事來俊臣妻董氏以俊臣國賊勢不

久勸敏敬而遠之俊臣怒出爲涪州武隆令董氏曰但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怒不放上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隆敏以不許上免 支談

張商英夜執筆妻向氏問何作曰欲作無佛論妻曰既無矣又何論張大悟 五九枝譚

劉復新爲上都留守令史亢子春戲掠案判事復新怒責狀枷項夫人田氏詢知謂此小節耳即呼子春至前復新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盃與若壓驚此一盃與若祝喜大丈夫患無志耳留守一官寧有種

乎亢泣謝而退數年復新卒無嗣時亢官湖廣參政迎夫人歸沒齒敬養 汲古叢語

徐州刺史劉遐卒其妹夫田防等欲爲亂遐妻邵氏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 讀書偶然錄

金源氏之南遷也西山有婦人翟氏年廿餘其夫從軍死翟出入兵刃往復數百里晝伏夜行以其尸歸負土而葬之既葬自以早寡無子乃自決于墓側鄰里救而復蘇終始一節 靜修丁亥集

李伍成福寧死妻張氏臥積冰上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當得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義之相率贈錢大

書其事于衣以行至福寧問夫葬地則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絶夫忽降于童言動無異指骨所在張如言發得之持骨祝曰信妾夫耶入口當如氷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使護喪還 元史

吳許升妻呂氏勸升修學升遂以成名 毛詩集解

劉殷妻張氏性婉順奉殷如君父 子史精華

樂羊子遊學而歸其妻引刀趨機曰君子尋師中道而歸何異斷織乎羊子乃發憤卒業 雞跖集

趙昂以冀州參軍事爲馬超所攻其妻異躬著布韝佐昂守備凡出九奇異輒參之 世語新語補

薛仁貴妻柳氏曰高世之才遇時乃發今天子征遼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唐書

李侃為項城令李希烈攻之妻楊氏勸其固守侃中流矢還家妻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于彊猶愈死于牀也瀟湘聽雨錄

王忠嗣以女韞秀歸元載歲久見輕韞秀勸夫游學所有奩幌資粧盡為紙筆之費載乃遊秦韞秀請偕行為詩曰路掃饑寒迹天哀志氣人休零别離淚攜手入西秦羣書拾唾

韋皐婿于張延賞家漸不齒禮妻尋泣言曰韋郎學

兼文武豈有沉滯兒家爲尊卑共嗤夫淩霄之志起于風飈郎獨倦飛乎皐遂東遊（瞿塘日錄）

劉寧妻能佐夫以義詔褒之賜白金二百兩（賞賚考）

相鼠妻諫夫之詩也（玉海引白虎通）

楚昭王遊獵與姬同乘顧謂姬曰樂乎對曰樂則樂矣不可久也昔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君王君能法先君改之以勤其政可也不然亂無日矣王敬其言而禮之（荆州志）

頃襄王好淫樂出入不時年四十不立太子莊姬欲諫之乃以縱竿爲幟伏南郊道側車至幟舉王怪問

之女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覩王不悟女爲解之遂載歸立爲夫人 女世說

王章爲諸生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涕泣妻怒曰疾病困阨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及官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涕泣時耶 漢書

謝躬妻知世祖不平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竟爲世祖所擒 東觀漢記

曹操待陳宮厚後以兖州叛迎呂布及操攻布布欲使宮守城自將騎斷曹糧道布妻謂布曰曹氏待公

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乃止 女世說

司馬徽婉約遜遁人有問者輒言其佳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司馬徽別傳

苻堅欲伐晉張夫人引禹稷湯武事以諫 容齋隨筆

北齊并州有士族好為可笑詩賦眾共嘲弄虛相稱讚其妻明鑑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 顏氏家訓

杜司空悰鎮澧陽怒李宣古欲辱之其妻長林公主不待穿履奔出救之曰尚書不念諸子初學時擬陪李秀才硯席乎奈何飲人狂藥辱人繼過遂傳令爲詩李生援筆立成悰賞之貺物十廂 哲匠金桴

劉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后李氏諫曰陛下創大業未有惠澤及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經濟類編

僧泓師與韋安石善嘗見鳳棲原一地甚佳語安石安石欲偕往其夫人曰公爲大臣奈何潛遊郊野又

買墓地恐禍從此始泓師曰夫人先見若須買地不必躬親夫人曰欲得了義兼地不須買　琅琊曼衍

程少良爲盜致貲數萬偶與衆中諸少年貪老而齒脫不能食大鬻其妻起請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餘年今尚不能食此去必殺之草間無爲鐵門外老捕盜所咀快少良悟曰老嫗真解事遂謝少年　靜用堂偶編

崔翠知貢舉既罷夫人李氏勸其樹莊田以爲子孫之計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莊頁田遍天下夫人復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羣曰吾前歲放春榜三

十人豈非良田耶夫人曰君非陸相門生乎往年君掌文柄約其子不令就試如君以為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君慙而退累日不食 康餘錄

周行逢居武陵果于殺戮夫人嚴氏諫不聽乃紿曰家田佃戶以公貴多恃勢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行逢就見强邀之以蓑衣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有一旦禍起田野間易為逃死耳行逢為少損 五代史

呂蒙正夫人宋氏能隨事諷諫蒙正朝罷歸偶片雪沾衣欲斬執役人夫人舉撥灰詩諷之乃已蒙正

因躓時有撥盡寒爐一夜灰之句也 堯山堂外紀

嚴嵩妻歐陽氏見嵩勢盛曰不記鈐山堂二十年清寂耶嵩甚愧之 筠廊偶筆

弓工妻者蔡人之女也齊景公使弓人爲弓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弓人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其爲之亦勞矣其幹生泰山之阿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觔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而反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景公以其言而射穿

七札乃賜其夫金三鎰 韓詩外傳　列女傳作晉平公事

盜道妻趙氏字媛姜道兵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解道桎梏令攜幼子潛逃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父子會赦得歸感其義終身不娶 後漢書

漢獻帝逃竄至河無舟楫后乃負帝以濟河脚下如有乘蹬 拾遺記

庾友將坐誅婦爲桓溫弟豁女徒跣求進閽禁不納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甞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溫

聞之遂原友　世說新語

方勉犯夜禁妻許氏代呈郡守詩遂釋其夫　詩話總龜

明太祖嘗為偽漢兵所逐馬后負之而逃太子私繪作圖　剪勝野聞

江浦知縣周益蒲州驛丞馮佇俱有罪當刑益妻梅氏佇妻李氏俱具疏代夫刑詔特宥之　明通紀

楊繼盛妻張氏上書請代夫死詞極哀痛為嚴嵩所屏不得上　資治通鑑綱目三編

思夫山秦有人採藥不回妻念之而死因名　洞庭記

伯常子避仇為漁父其妻思之作釣竿之歌　中華古今注

飛蓬引取首如飛蓬意思夫之曲也女紅餘志

蘇伯玉使蜀久不歸其妻居長安思念之因作詩寫之盤中屈曲成文古今藝苑談餘

一少婦婚未匝月其夫出從戎與一石卵謂之曰汝若思我第視石見石如見我也夫行後婦每思輒視石久之見其中冉冉如動遂每夕夢夫結氣死其家碎石視之石中已成玉如人形作夫婦擕手狀玉笑零音

鄱陽有望夫岡昔陳明與梅氏爲婚未娶妖魅詐迎婦去明請卜者訣云西北行五十里求之明如言見大穴以縆懸入遂得其婦乃令婦先出而明搦攪于

穴其妻登此岡而望其夫因以名焉 鄱陽記

女觀山昔有思婦登山絕望懷思而死 荊州圖副

德安望夫山昔人行役未回其妻每登山而望輒以紅箱盛土積久漸高故名 方輿紀要

武昌望夫石狀如人相傳女子望夫而化爲石 郭頒世語 苕溪漁隱叢話曰望夫山在處有之鐵崖古樂府曰望夫石謂之石婦

劉君良四世同居遇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雛令鬬且鳴家人恠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乎君良後知其計因斥去妻 女世說

杜羔不第將至家其妻劉氏先寄詩云良人的的有

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郎回尋登第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南部新書　敬君詩話曰此詩渾是一團炎涼氣習不失村婦口語

敖東谷在寧州年久妻背夫他適迎婦者已在門東谷突歸始散念家貧難娶隱忍與居正德辛巳登進士第官留京師不挈以隨納妾甚嬖焉繇雪亭雜言

鄭子陽爲相戴粟與列禦寇禦寇辭之其妻拊心曰妾聞爲有道之妻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遺先生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高士傳

鄧艾冬十月入陰平守將馬邈不爲備乃歸私室與妻李氏擁爐妻曰邊關告急君殊然何也邈曰魏兵至我其降乎妻唾面曰負國如此我何面目與君共立也已聞邈出降李即自縊 三國典略

謝道韞初適王凝之大薄其夫還家謂父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世說新語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常妬乃罵秀爲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于帝時大赦群臣咸見既出帝獨留

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前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謝遂爲夫婦如初 世說新語

周彬不治財產其妻胥氏護之及先主領金陵彬變文以往錫賚頗厚以所賜金帛陳于庭謂婦曰比諸伯叔何勝妻曰男子之事非女子所能御 江南野史

陳瑰齋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公呼茶夫人曰未煑公曰也罷又呼乾茶夫人曰未買公曰也罷時因號陳也罷 釣陂冗記

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叔原有類乞兒搬漆椀 墨莊漫錄

有人鬻書爲業一日盡以其書換銅器數件而歸其妻罵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　道山清話

樂君博學家貧一日過午未飯妻使婢告米竭樂君曰少忍會當有餉者妻不勝忿忽自屏間躍出取案上簡擊其手樂君徊而走　遯齋錄話

說苑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戰國策云太公望齊之逐夫蓋太公贅婿于馬氏被妻逐遺既封齊侯道遇前妻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其收之謂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遂抱恨而死見鶡冠子

注今以覆水爲朱買臣事非也　天香樓偶得

朱買臣賣薪行歌妻羞之求去買臣曰待我富貴報汝妻曰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遂去　漢書

東谷贅言曰妻太公爲妻所棄耄故也朱買臣爲妻所棄貧故也

楊志堅嗜學而貧其妻厭之索書求去志堅以詩送之其妻持詣州刺史顏魯公求別公判妻笞二十任自改嫁楊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車　雲溪友議

李昇纂吳吳世子璉昇婿也宋齊邱請絕其婚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　冬夜箋記

鄭紳少日貧甚妻棄去後紳拜廉察妻再適張縕亦

任承宣使 玉照新志

張秀卿能詩幼適齊槀備後厭槀其夫子然獨居偶與孫翰林倡和遂歸之 分甘餘話

奩史卷三